

二十一條件與「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葉高

居然步袁世凱的後塵

步後塵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它有好壞兩面：比如說夏禹生平有一種存心，即「思天下有薄者，猶己溺之也」，如世間人有慕禹之慈愛存心，而思能步其後塵，那熙熙攘攘的理想世界就不難實現了，這是好的一方面說；紂王是無道之君，淫逸逸樂，不理政事，如果有人存心去步其後塵，那人世間真難了，這是壞的一方面。

袁世凱是怎樣一個人，我想不上十歲的孩子也知其人。袁世凱是跟北洋軍閥屁股後跑的人。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就任大總統，袁世凱官心大發，不久就篡竊了大總統的位。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大做其反革命勾當，任正式大總統，到處拘捕國民黨黨員。民國三年，袁世凱摧毀約法，解散國會。民國四年，袁世凱想穿龍袍登帝位，利令智昏，承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袁世凱一生所做的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官民書國勾當。汪精衛靦顏無恥，居然學袁世凱出賣祖國，這一步塵，真是太丟臉了！

第六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每星期六出版

本報登記證內政部警字六八七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原稿稿浙江書局寄雜誌審查委員會核給寄字第一六三號審查證

「二十一條件」與「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綱要

二十一條件訂後，全中國哄動了，認爲中國是由袁世凱一人送與日本了。的確，中國到袁世凱時候止，雖則是受盡了外人壓迫橫辱，但總不若袁世凱之承認日本所提出之二十一條件丟盡中國人的臉之甚，無怪人人不安。真不料二十餘年後，會有一個比袁世凱還不如的汪精衛出現，比二十一條件還苛刻嚴厲的條件，會被接受！如其說二十一條件是亡中國的條件，那「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簡直是亡中國滅中華民族的條件！

在二十一條件裏面，有許多權利不過是由外國人的手裏轉移到日本人手裏去，如二十一條件第一號之（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擬向中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又如第二號之（一）：「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灣租借期限，并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反觀「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那就大不同了，那綱要裏充滿「特殊地帶」規定，這些地帶都由日軍獨自選定，故從這方面說，「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是比「二十一條件」來得苛刻，後者不過是承認以往之既成事實，而從一外人轉移到他一人手裏吧了，而前者却承認未有先例之一切權利之損失。

二十一條件中所特別指定的事項遠不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裏之總綱，赤裸裸表現強盜行爲。如二十一條件中第一號（二）：「中國政府允准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第四號（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得讓與或租借與他國」，而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上分明規定將沿海重要島嶼送與日本了，如綱要附件第四：「廈門：汪方承認廈門爲特別行政區域之事實」，「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附件（一）（二）：「華北及蒙疆在國防

上述經濟上設定日支強度之地帶，在蒙疆地方則除前項之外，因防共之關係，特定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三)：「在揚子江下流地域設定經濟上日支長度結合地帶。(四)：「在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帶」(五)：「特殊地位」(長度結合地帶)，「特殊地帶」，無非是割與日本之代名詞吧了。不准租與他國，表明這地方還是中國的，成爲「特殊地帶」，無疑的是日本領土了，這又是「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比「二十一條件」厲害的一面！

更就經濟方面說，「二十一條件」上對於貿易，交通，等是很少涉及的，而「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上則都明白規定中國在貿易上交通上全由日本去支配，任其處置了。(見關於經濟提攜之事項)。

一句話，二十一條件裏面沒有的，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中都有了，在「二十一條件」上沒有的，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上都達成了！陶希聖說：「這問題條件包括的地域，我可以答道：從黑龍江到海南島。要問條件包含的事物，我可以答道：下至鐵路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西北，這一切的一切，皆由日本持有或控制！」汪逆真不知是何心肝，居然簽字！

日汪爲什麼會有此一着

現在更提提一下，日本爲什麼會有此一着。說來這也是侵略者自然發展結果，我們無須大驚小怪。

自日本認中國爲其侵略對象後，軍閥們真可謂做盡陰謀暗算，製造事實向國際宣傳，教小孩們來中國吃糖，……六十年中日外交史，便是這麼一頁，日本使也是這樣加入了侵略者行列，一時聲勢浩大，殘暴橫行，軍閥們故敢倡三月可亡中國的論調。

可是「七、七」民族抗戰爆發後，上海一隅，已抵抗日本軍隊到三月之久，徐州攻陷，日本又廢了五月工作，進攻武漢，更弄得焦頭爛額，連戰連決既不能，速和速結也成泡影，國內人民塗炭，社會不安，外交到處碰壁。於是又發出百年戰爭口號，倡所謂「以戰養戰」的論調。中央政府實行政治進攻，展開經濟戰，於是「以戰養戰」又粉碎。日本軍閥走頭無路，索性露出強盜全面目，不管國際關係，丟開歐美各國利益不管，拾出汪逆精衛，協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故可以說日軍閥與汪逆訂立「日支新關係調整

綱要」是最後一着！這上面是就敵方找出協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之內。現在再提一下汪逆爲什麼會與日軍閥簽訂喪權辱國的賣身契，說來也是甚合發展的規律的。汪逆一生倒行逆施，是其本性。袁世凱竊位辱國，汪逆卻願與爲伍，或爲其共產黨，又曾中央，後來又變爲「極端反共份子」，抗戰兩週年，日軍倒戈，汪逆又忽倡「局部和平」，狼狽之心被拆穿，反背國民政府會長徐堪再發難之時，搖身一化，乃與日軍閥訂立「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成爲遺臭萬年的賣國賊。

總括說一句，自汪逆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在日汪雙方都是因爲無路可走的一着。

歐美各國與國人今後應有的態度

上面已經說過，日汪訂立「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是出於：(一)且高存心滅亡中國，而無路可走的條件不管各國利益一着；(二)汪逆無法再歸來欺騙國人上當的下策。以此歐美各國當局及全中國國民便非起而作對心打擊不可。

站在歐美各國在中國利益上說，日本既然是決心掃蕩各國在華利益，各國爲保持既得利益，應給予以對心打擊，爲支撐本國尊嚴，也該對而對東方極盜日本制裁！侵略者多半是輕言頭的，只要羣力制裁，他會退却，如一味寬縱，侵略者的勢頭會高漲不已，希特勒現在是筋疲力倦了，爲什麼有此現象？無非是法對地極了，制裁他了，倘使當希氏進兵萊茵非武區域的時候，或則希氏與奧大利時候，英法即利用現有的態度對付之，歐洲決不會如此弱，英法也無須以刀兵相見了。日本強盜現在下此一着，雖然是它走頭無路的一種措施，但是相當毒辣，他否決了各國在華利益，他打了他年在軍事上攻擊歐美各國的基點，如讓其過去或則不再採取積極對策，此關一過，此錯難成，滋蔓難圖也。到那時，英法欲收現在對付希特勒之效果既不可能，美俄欲在遠東立足，也只有望洋興嘆了！

在中國國民方面說，敵入與汪逆訂立「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顯然是亡我國滅我種一舉，那我們自應起而對心打擊。爲我們自身着想，不抵抗抗日本強盜，就要亡國，亡國生活是牛馬生活，永無枉死城與呻吟，我們是血氣之倫，當然不該那非人生活；爲子孫着想，如亡了國，真如陶希聖所說「子孫在肚子裏早已失了自由」，牛馬生活既不可過，又何忍心看子孫去過，在這一方面說，全國大眾，亦應一致爲國效勞，殺此大逆汪賊和消滅東方強盜！

漢好的騙術

朋彥

記者來到浙西前線，後方的朋友，不斷的來信問及浙西情況與游擊區的情形，其中尤以敵偽所鼓吹的「和平運動」以及各種謠言的實情為最關心。關於汪逆精衛所主持的「和平運動」之荒謬，總裁已經予以嚴厲的駁斥，至於各種謠言，則為敵偽一貫用以惑亂我方軍民的策略，凡是稍具分析頭腦的，決不會中其奸計。二個月來，記者接觸過的漢奸宣傳品，頗不為少。從這些宣傳品中，可以窺知敵偽的欺騙手段，以及他們精神上的變化。我想把漢好的騙術，概括的介紹給讀者諸君，幫助諸君充分明瞭漢好的醜惡與無恥，不會是無意義的吧。

從許多漢奸宣傳品中，可以得到下列幾個概念的反映：

- 一、漢奸是不能有自己主張的，其一言一動，全受敵人的指使，故漢奸的言論行動，都是敵人意志的反映；
- 二、「兩面派」的漢奸，並不存在心做敵人的走狗，只因環境的困難，不得不吃兩家飯，心理上既已動搖，其發言言詞的，一種是敷衍塞責，一種是主旨不定；
- 三、漢奸的賣國理論，無論如何不能自圓其說，自掩其醜，即如賣國頭子汪逆，也只能死抱着近衛的三原則不放，別無其他可說；

日軍底弱點

張焱譯

我們從日軍二年多以來對華作戰的姿態裏面，可以看出他們底行動異常機械。他們底主力往往往集中在一點；而且慣以兩翼迂迴的戰術迫使華軍轉移陣地。至於正面攻擊，則很少採用。在歷次戰役中，他們在進攻和夜襲方面，似有很好的訓練。他們底汽車兵團和騎兵隊一天能走二十五哩，步兵亦達十八哩的記錄。

但是他們對於肉搏戰的技術，却極其可憐，跟中國軍隊相比，真有霄壤之別。大家都知道，他們如過對方以白刃相搏，便毫無抵抗力了。現在且把去年（一九三八年）運河沿岸的「濟甯戰役」，作為一個例證。當時兩軍相遇，距離極近，除大刀槍刺以外，別的武器都已失去威力。戰鬥開始後不久，日本底兵士便相率逃命，傷亡達二千人以上。凡派赴中國作戰的日軍，都配有坦克、工程隊和飛機，所有這些裝備，中國是可說完全缺乏的。然事實上，中國底軍隊却非持不因此失却作戰的勇氣，反而表現着驚人的偉大力量，予所謂「皇軍」以嚴重的打擊。

日本軍官對於缺乏裝備與訓練的華軍，向持輕蔑的態度；因此對於華軍底作戰能力，未免估計過低，影響所及，自難免非常不幸，他們所定的戰略，往往因此犯着極大的錯誤。也是他底對手的稍強，這在戰略上的錯誤定會產生更嚴重的結果。我們祇須舉戰例，即可說明上面的推論。第一，他們在佔領區域裏面，守兵底人數都不充足，事實上他們底兵額亦實在不夠分配。因此他們所保持的地域，只是限於鐵路主要交通線。第二，他們在後方的防禦設施，亦極其可憐；至於他們所能動用的兵額，各國報紙所載，都有很大的出入。下面所列的數字，係根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日本軍隊共包括一百二十萬步兵、四十五萬重砲、一千八百挺克和二百架飛機。

日本底士兵，大部份（約百分之八）出身於農民階級；至於軍官，則多半是職業的武人，地主以及屬於富豪階級的人們。

在這次中日戰爭裏面，日本軍隊一般地顯示着道德觀念底缺乏。屠殺、奸淫、劫掠及其他各種過份的舉動，都是紀律敗壞底明證；同時軍官對於部下底越軌行為，亦總裝啞作聾，絕不過問。

各國報紙時常刊載許多消息，詳述日本軍隊中存在的反戰情緒：一部份士兵公然違抗命令拒絕開赴前線，已是司空見慣。不消說，這些反戰份子立即被槍決的。在上海、南京一帶，還常有大批士兵犯着「反動」之罪，送到後方看押；至於因此而降級的軍官，更是不知多少。同時海軍方面，亦往往有水兵抗命情事，予當局以極大麻煩。

在日本國內，人民為要逃避兵役，不是假裝生病，便是突然失跡。我們還記得千葉地方的一隊後備軍即曾為反對戰爭而發生叛變。自殺的人，更難備數。現役士兵則大都沉溺於鴉片與醇酒，藉以忘却戰爭的痛苦。我們敢於預料：只要戰事延長，日本底士氣便非有進一步的墮落不可。

目錄

二十一條件「與」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葉高

日軍底弱點..... 張焱譯

漢好的騙術..... 朋彥

三年來的日本政局..... 王逸今

向新生之門躍進中的浙西農民..... 趙舒

出賣國家的汪逆精衛..... 張家望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張西林

被俘者（小說）..... 馬浪

原文載 Moscow News Oct. 21, 1939

四、漢奸的宣傳，在游擊區內的民衆，不但對之毫無信仰，而且不時斥之爲賣國賊，這從僑立法院長溫逆宗壽的招供上可以見得；

五、漢奸各有敵人做其背景，每自憑藉他們的背景，狠命的互相爭奪把持，互相炫耀自己；

六、漢奸聽從敵人的指使，在各地激起的反英運動，一方面固然是敵人驅逐第三國在華利益的方方法，一方面企圖將游擊區民衆的抗日情緒，逐漸移轉到反英，以遂其統治。

至於漢奸的宣傳原則，不外下列三種：

一、逢迎主子；

二、造謠惑衆；

三、麻醉同胞。

現在把漢奸宣傳的「三原則」，分別加以簡略的敘述，爲了使讀者看到真實證據，不能不將漢奸的論調摘要的引證。

第一、逢迎主子：敵人是漢奸的主子，故漢奸對於敵人，莫不誠惶誠恐，曲意逢迎。敵人說：「皇軍」與中國游擊隊作戰是「對匪」，漢奸便隨聲附和，敵人說：「皇軍」到中國來作戰，爲的是「保障東亞和平」，漢奸也隨聲附和。此其一。各種集會，僑省長僑總長有「禮讓」之風，總退處「友邦長官」之後，下面是僑抗縣公署「慶祝成立初週紀念」的開會儀式：一、開會、一、主席入席、一、中外各長官暨來賓入席、一、全體肅立向國旗行三鞠躬禮、一、主席致辭、一、七橋部隊長訓辭、

一、渡邊機關長訓辭、一、松井部隊長訓辭、一、田村部隊長訓辭、一、省長訓辭、一、中外各長官訓辭（注意：十橋、渡邊、松井、田村等訓辭有別於此節）一、來賓祝辭、一、主席謝辭、一、禮成

此其二；恭維敵會的謝詞與敵軍的戰功，亦爲漢奸的拿手筆墨，如僑杭州新報九月三十日社論「西尾大將蒞華與和平前途」中有云：「日本既揭拯民水火之旗，是不能不再嚴救災之陣，一新慷慨之旗，決心處理事變，以貫徹其支援新中國之『德意』也」，又如各傀儡僑報在抗敵軍的慰問辭云：「皇軍各位，諸君不遠千里而來蒞中華，顯其雄姿，奮其英武，甯我邦邑，救災恤鄰，使吾人於塗炭之中，得登於衽席，於是乎新中國乃乘時以興，並克與稱雄世界之強盛日本稱兄弟之邦，聯永久之好，是諸君之殊勳偉績，誠足令吾人生莫大之感想……」

二年以來，敵人殺了我們無數同胞，奪了我們許多土地，居心亡我國家，滅我民族，而漢奸猶稱之爲「德意」，猶稱之爲「殊勳偉績」，無異被人打了嘴巴，連稱「承蒙抬舉」，實屬無廉恥無心肝之尤甚，此其三。凡敵人舉辦的「事業」，僑報無不大吹特吹，如太陽牌「杭州神社」大祭典禮，描寫運動會及遊藝云：「練劍術，操角力，表演認真，相撲勇敢，再扮演各神祇，輔以山東彩亭等物，描摹逼真，進退活潑，遊藝節目，有日語學校之合唱、蓬萊之三番更、桃太郎、松濤園之舞蹈、爲神田祭、見東海、特務機關之龍舞、福岡縣人會之鄉土藝術

、飲食店合組之小劇、奉天昭，一時歌舞鏗鏘，唱詞合拍，演藝出神入化，觀衆擊掌震動湖山。」敵人藉這些方式，夢想中國完全日本化，漢奸們自不敢怠慢，此其四。

諸如此類的醜態，在漢奸刊物上幾乎俯拾即是。

第二、造謠惑衆：這是敵人的拿手傑作，傳播了他的徒子徒孫。造謠的作用，大家都已曉得，不贅。現在僅以最近的幾起謠言，約略的提一提。

自敵派這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總參謀長坂垣飛抵南京，即對湘鄂倭寇，發出命令，飭其立攻長沙，在九月三十日僑中聯社（敵國同盟社的化身）發出消息，謂倭軍川松等部隊，業已佔據長沙街市。這與事實適得其反。敵寇不但得不到長沙，而且在鄂湘之間，吃了空前未有的大敗仗，因之東京對西尾坂垣輩「頗感失望」，而派「兩院宮親王」來華調查這次敗仗的責任問題。

其次關於蘇聯出兵新疆，敵僑報紙，莫不大吹大擂。說是「中國將受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敵僑爲了所謂「反共」，一向指國民政府係被共產黨的「挾持」而抗戰的，這是完全撇開共產黨廿六年「九二二」宣言而造作的一種謠言，企圖挑撥民衆對政府及國際間的感情，以遂其獨吞的陰謀，這一種謠言，立刻爲中蘇兩國政府所否認，於是敵僑的謠言，乃不攻自破。

再其次是「和平運動」的謠言，不是說某人贊

勝利

國汪逆的主張，而由激飛港，便是說某人在重慶發表和平首論，爲「共產黨」所反對，而提出辭呈，今天說美國要來出面調停中日戰事，明天却說蘇聯出面調停，甚至大字登載國民政府業已接受蘇聯大

使布諾西調停中日事變的「四大條件」。所謂「四大條件」，是「一、日軍撤離華北，二、汪精衛上台，三、中國承認滿洲國，四、由日本保障各國在華租界及其他條件」，明眼人一見就可知道這是無聊的謠言，因爲敵僞既往口口聲聲指中國的抗戰是被「共產黨」所「挾持」，而中國共產黨則係受命於第三國際，今日却一反而說蘇聯調停戰事，顯見其宣傳的矛盾。而且目前蘇日諾蒙坎談判，業已停頓，蘇聯駐上海等地的領事館奉令停閉，可見蘇聯對遠東政策，仍甚積極，再就國民政府言之，曾一再聲明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總裁對於汪逆的和平謬論，尙且一再予以駁斥，決不至接受這種亡國的條件。當漢奸們宣傳政府接受「四大條件」時，我軍正在湘鄂之間大獲勝利，這又是一個抗戰到底的有力證據。果然，以上敵僞所散佈的各種無稽謠言，均經我當局否認，敵僞乃無所施其詭計。

總之，敵僞每當局勢嚴重彷彿無計之時，不惜無端製造種種謠言，企圖淆亂國際視聽，搖惑軍心民心。日後戰事，敵寇漢奸所遭遇的困難更多，潰滅的日期漸近，料想各式各樣的謠言，當如秋令時疫，不免蔓延，只要我們處以鎮定，仔細思考，才不致上他們的當。

第三、麻醉同胞：漢奸們既然掛上了「太陽牌」，自然必須替主子們來「統治」陷於游擊區域的同胞。他們「統治」的方法，有硬軟兩種：硬的方法是：「凡敢有不表同情於新東亞秩序而去阻礙者，則予以斷然處置」（西尾的指示）；軟的方法是：麻醉政策。現在我們且來看看漢奸們的麻醉方法。

漢奸們第一個麻醉方法，是將中日戰事的開端責任，推在國民政府身上，說是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提攜，沒有誠意，對於中日共存共榮的意向，沒有了解，反而受「共產黨」的「挾持」（他們把國民黨的政綱政策及領導力量，一字不提，日本爲了「建設東亞新秩序及防止赤化」，所以不願辛勞的到中國來「膺德」禍首。因之中國人應該「感謝」日本，應該「親日」，應該「中日提攜合作」。事實上這陰謀是失敗了，因爲在敵僞鐵蹄蹂躪之下的民衆，最辨得是非，明得顛逆，所以溫逆宗務頭費的說：「兩政府（臨時及維新）雖焦唇牽筆，勸人民親日，人民不惟不信，且指爲漢奸傀儡而恨之」。可見漢奸的這種麻醉政策，不特沒有效力，甚至連自己都要嘲笑一變的。

漢奸的第二個麻醉方法，是實行奴化教育，舉凡各級學校及各種訓練班，都免不了「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些濫調，漢奸教唆之不足，還不時請敵軍軍官去訓話。雙十節前，偽杭州新報出了個妄想天開的方法，利用小學生來提倡「中日親善」。現在且將該報撮取「中日親善」照片的新聞抄錄幾段，以見一斑：

「由岩仲隊長及市府衛生科長黃漢星（台灣人）担任指導，在湖濱公園路傍集合，當開始之際，由中日學生六人打紙球，參加影師，各逞技能，對光同攝，有立者，有俯者，有臥地者，勾心鬥角，攝取佳片，復由合打紙球而改雙打及獨打，繼表演跳繩，二女生執繩環轉，四人合跳，各逞其能，有獨脚跳，並脚跳，跳時姿勢不同，忙壞攝影之人……」

「適有時裝革履，貌亦可人之女士二三者經過，有攝影者欲攝其芳影而不可得，乃尾之於後，取其背影焉。」

「最後欲攝友邦女教師而未得允許，其後因兩女教師正在互談之時，而爲捷足者攝得芳影……」

「中日親善」，原來如此，記者至今讀這段新

三年來的日本政局 (續)

王遂今

近衛內閣，固然是日本近年來被擁戴為最望眾望的內閣，但自開戰以後，因為國內外情勢的複雜，近衛內閣短短的一年零七個月的生命中，却改組了三次，結果仍不免一走了之！現在把這三次改組和最後一

走的經過，評述如下：
第一次的改組，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末次信正代替了馬場瑛一繼任內相，木戶幸一則代替安井英二繼任為文相。這兩個人，我們所重視的，當然不是木戶而是末次。木戶之入閣，固然半是由於他也和軍人一氣，而且賦有魄力，但半則因為他和近衛是個知友，近衛拉他，自然有其用意。而末次呢？近衛內閣中的許多政局，實多由他造成，他是海軍大將，其地位有如陸軍的荒木一樣，海軍大將將之出任內相，還算他是第一人，以他的地位入閣，當然可以想像出內閣將怎樣的受其支配，前而幾個內閣，都還只受著陸軍的重壓，等他入閣以後，內閣算是又多了一重壓力了！這時的近衛內閣，除象徵其已顯著地軍閥化外，實更象徵著政治上的弱點！因為他擴張大到大長江流域之後，日本全國民眾對這一事實變化的將來，已深切了解其危險性，同時，日本的金融界以及一般的溫和派，對這種情形，尤感到十二分的驚恐，他們渴望日軍不要撤離華南深入內地，更渴望在華海軍安守己，這種種意識的存在，在軍部看來當然是很危險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海軍大將末次入閣了！他之來，第一，是因為他是主張「日本主義」最烈的法西斯份子，深惡民主主義及人民陣線派，所以他是最適宜於壓迫反戰意識的一個戰時警察。以後成為人民極權的國家總動員法，便是在他的主張下而草成的。第二，他是海軍的領導人物，使戰以來，只讓陸軍出風頭，海軍未免有愧，同時，他又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英論者，他主張必須驅逐英遠東勢力於遠東以外，而且，他是最先主張對我宣戰的第一人。所以，自他登台以後，日本兩派的趨向開始顯著起來，廈門的攻佔，汕頭的登陸，以及廣州的侵擾，未嘗不都是他在策動的。第三，他又是最主張一國一黨的獨裁政治的一人，所以他一方面想操縱選舉，一方面則彈壓政黨，使日本又更進一步的趨向極權主義。也因爲這，後來終於成了近衛內閣總辭職的原因。

第二次近衛內閣的改組，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六日，宇垣一成繼廣田而任外相，池田成彬繼賀屋而任藏相，荒木貞夫繼木戶而任文相。這三個人，宇垣與荒木是陸軍中代表極端相反的兩大勢力，宇垣是穩健的，而荒木則是激進的，所以他倆，本是死敵，現在都以軍人資格，聯袂入閣，是舉世驚駭的奇事。池田是聲名僅次於三井的三井大財閥，但又是國本社的理事，在法西勢力高漲的日本，他已巧妙的勾結着軍閥，以保持三井的穩固，他主張法西斯式的經濟統制，以增進金融寡頭的利益，當然，更要加緊地剝削人民！軍閥爲要加緊侵戰，不得不求諸財閥的支援，而池田之任藏相，自是軍人心目認爲最適宜的一人，近衛內閣因戰爭之延長，顯見已感到經濟上的重壓，不惜屈尊就教於這位財相，庶幾政府與財界間的磨擦，可以減少，那末加強戰時財政經濟的統制，自然也就容易！可是，根本的問題，並不是統制的易不易，而是統制的有效不有效。他縱然是個理財能手，到底沒有點金的本領，所以儘管如何地加強其統制，而結果只徒然苦死了人民，而仍不能填補侵戰的漏卮於萬一。荒木之出任文相，其意更有如末次之出任內相，即以「皇道精神」或「日本主義」教育民眾，而這裏所謂教育者，無非是束縛的代名詞而已。宇垣和荒木雖是死仇，但他們也有一點共通之點，那便是他倆都是強硬的反蘇論者，尤其是宇垣，與關東軍很有關係，而是個最出名的反蘇親英論者，所以他之上台，便是反蘇派的勝利，反蘇派不主張侵入揚子江流域而觸英之怒，只主張包括華北五省爲已足，這也是一些重工業財閥中所謂一

聞，還不免混身疙瘩呢。

漢奸的第三個麻醉方法，是宣傳「統治」區內的治安如何鞏固，市面如何繁盛，其實全是自欺欺人之談，即以抗市而論，人口僅戰前的三分之一，而這三分之一的人民中，有五分之一是赤貧的，市內房屋，不時被人暗拆。偽報曾在一個月中，登載過大批房屋被拆毀的新聞二則。鴉片公賣，過良爲娼，這是傀儡的「政績」，火腿兩只。條糕十支，這是敵寇的「賞賜」。市上招牌，大都以「太陽」爲記，在這種魔鬼地方，人民尙有什麼生趣呢。

漢奸的第四個麻醉方法，是儘量散佈淫變的小說和照片，使一般青年人每日沉迷於酒色之中，而忘其對國家民族的義務。那裏狼妻的小說，與「魏生博士」的性史一樣，而印刷則過之，那些淫蕩的照片，無異上海四馬路小窩三手中的春宮，這是一種卑鄙惡毒的手段。

漢奸的騙術，大概不外上述三種，抗戰愈久，則愈見其心勢日拙，「多行不義必自斃」，在不久的將來，這批出賣國家民族，用賣祖宗子孫的無恥漢奸，必隨敵軍的崩潰而消滅，目前的騙術，只是沉疴的最後掙扎而已。

北支應讓」派所贊許的，他們只希望得了華北富源作為他們的原料，而不希望把戰事無謂地擴大到揚子江流域去。宇垣的登台正在台兒莊之役之後，也就是證明陣軍中的反蘇親英派（包括關東軍在內），已把戰事擴大到長江流域以及在台兒莊大敗的責任，都歸諸具有反英意圖的海軍身上去了！七八月間的張鼓峯事件，實在也是宇垣在幕後煽動關東軍而發生的，目的是欲牽制瀋江西犯武漢的大軍。可是宇垣這種獨斷獨行的做法，軍部是非常不滿的，尤其是他的親英外交，顯然使陸軍少壯派派垣征四郎及海軍激進派末次信正等忍無可忍，同時，輕工業的「揚子江意圖派」財閥，過去最主張要與中國妥協的，現在已反而主張擴大戰爭了！因為他們認為戰事既已擴大，若除控制華北以外，一無所獲，則徒然失去中國人民的好感，以至失去紡織業和其他輕工業商品的市場而已，倒不如讓他擴大而能控制華中甚至華南，俾在軍事的保護下傾銷其商品。在這情形下，宇垣便無法繼任下去，祇好辭職了！宇垣辭職的另一原因，是反對「對華中央機關」（即所謂「奧亞院」）的設立，而和坂垣征四郎大起齟齬所致。說到坂垣征四郎，我們將提一提近衛內閣的第三次改組，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杉山、寺內等陸軍激進份子推薦坂垣征四郎出任陸相，而陸軍授予他的使命，也就是要在內閣以外設一機關，專門管理對華的事務，這樣可以使軍部自由地向華侵略，不受任何牽制了！可是這件事，第一個表示反對的，便是外務省，因為日本的外交，根本以對華為主，試問再另設立「對華中央機關」以後，外務省還有什麼權力了呢？所以宇垣不惜全力反對，而坂垣則不惜全力堅持，經過一場滑稽劇式的較量以後，宇垣終於忍氣吞聲地下去了！宇垣在陣軍中本佔有一派勢力，可是他總體的，或者被認為是頑固的，不會迎合把持軍部的革新份子，所以屢遭侮辱，但自此一走，日本軍部中已找不出繼任三字，雖然衝突和排擠仍是存在的。

宇垣的辭職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九日，宇垣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急轉直下，由親英一變而為反英，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請出了那位憤憤做傀儡的「和事老」有田來任外相，專管些道貌岸然的專，而軍部則迅速地在香港旁邊的廣東海岸登陸，直取廣州，一面又加緊進攻武漢，控制任華中華南，而置英國的權益於不顧了！

近衛內閣至此階段，自以為已達成其最大任務，準備接受中國的一屈膝了！不意此高氣揚起來，可是竟碰除了飛出一個晦氣星莊精衛來之後，便

寂寂無聲地在準備再戰。同時，日本國內，却起了更大的問題，那便是經濟日趨困難的問題，尤其是物資大感缺乏的問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再向人民的身上剝削罷！於是一個驚人的全國總動員計劃擬定了，主張這個計劃的，當然仍是軍部，內閣中尤以末次大將支持最力。這個計劃，一旦實行，則全國的一切人力物力，將悉歸國家所有，而可以自由徵用了！這個計劃，又引起了池田藏相的劇烈反對，他不但代表著自私的實業家，抑且代表著全國人民而反對。但末次之支持，也不遺餘力，甚至以解散國會相爭。在這種劇烈的鬥爭下，近衛見事不可為，只好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提出總辭職。可是，那全國總動員計劃，終於在軍閥運用「天皇崇拜」的把戲下，國會通過了去逐步實行他的決議案。

一一

繼近衛而組閣的，是平沼騏一郎。以近衛的聲望，尚且不免一走，平沼何人！焉能挽此狂瀾？所以平沼內閣，祇不過代替近衛做了軍人的傀儡而已，也就是近衛內閣的延續而已！而閣員中除了內相藏相二人去職外，其餘的一概未動，而且內相就是近衛知友神號叫做坦克車的厚相木戶幸一兼任，藏相則又是藏次石渡莊太郎兼任，加之，近衛又任為不管部大臣和樞院議長，在幕後操縱，所以，雖說平沼是國本社的社長，是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可是他仍不過是軍部所認為更容易左右的人物罷了！所以等他一登台，陸相坂垣，就代表軍部，提出了七項條件，其中重要的，約有：（一）依照近衛宣言，完成「中國事件」的解決。（二）實行擴軍。（三）增強日德義軸心，（四）充實全國總動員計劃，（五）增加對外貿易。平沼內閣從這七項條件下踴躍而行了！可是，這七項條件，都能如願辦到嗎？就第一項條件，不但戰事仍曠日持久，且汪逆的「中央政權」把戲亦了無成就，根本不能解決一事件。就第二項條件，宣傳了好久的造艦計劃，有沒有餘力來建造，終久還是個謎。就第三項條件，軸心劍沒增強，反而竟瓦解了！就第四項條件，盡其彈丸島上所有，仍舊難以彌補其消耗於萬一。就末一項而言，黃金告罄，出口呆滯，信用崩潰，船隻缺少，對外貿易也是一籌莫展。

而相反的，平沼內閣的國際環境，顯然地非常險惡起來，英美法德提出強硬的照會，嚴駁其罪。而日本的外交政策，早為在華日軍的橫行而亂了步，一方面，在華軍人毫無顧忌地向各國挑釁，他們的敵人，好像是一切民

向新生之門躍進中的浙西農民

韓舒先生講
楊持真記

吳委員，各位長官，各位教官，各位同學：
今天，吳委員叫兄弟來講話，兄弟是不大會講話的，而且是一個落伍者，剛才承吳委員過譽，實在不敢當。

兄弟新由浙西回來，現在就將浙西戰區農民的情形，以及浙西戰區農民的動靜，提出來向各位作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這一次到浙西，看見許多建設，許多村莊裏的房屋，都被敵人毀壞，真是斷牆敗瓦，滿目瘡痍，使人觸目傷心，但是另一方面，却生氣勃勃，迥然不同，到處滿眼都是農作物，黃金色的穀子，碩大的玉蜀黍，肥實的穀子，這里也是，那里也是，備滿山野，令人看了喜不自禁！爲什麼農作物還能夠留住，會這樣的多呢？這就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敵人能夠毀壞的，祇是我們的房屋，一些死的物質，却絕對不能夠毀滅活的人，不能毀滅我們千百萬的農家！農家，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我們浙西的農家們，在戰爭的砲火裏堅強的站立起來，從血的教訓裏認清了唯一的敵人，知道：有敵人就沒有我們，有我們就不能有敵人！我們是生存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長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離開了自己的土地，我們就祇有走向滅亡！我們不甘願滅亡，我們要活，要生存，我們的土地就是一分一毫，都不能讓敵人佔去，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要生存，要保存每一寸土地，我們祇有一致團結起來，把敵人趕出去，使敵人在我們的土地上立不住！浙西的農家，尤其是農友，每一個人都英勇地執行了這一任務，來保衛土地，保衛自己！敵人的鐵蹄雖一度進了進來蹂躪，但在民衆堅強無比的打擊之下，却又不得不狼狽地遁逃，回去死守幾個據點！而我們千百萬的農家，勝利地在奪回的土地上耕種，使得滿山遍野都佈着黃金色的穀子，碩大的玉蜀黍，肥實的穀子和其他的食糧！這正暗示着中國的新生，中華民族的復興，敵人的侵略只不過是一度的騷擾，這騷擾，像一陣疾風暴雨，將使中國煥然一新！眼前的浙西首先顯出了這個預兆！

這里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浙西的軍民合作！浙西到今天廣大的農村，還能夠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不容敵人盤踞，那固然是由於我們有廣大強固與敵人誓不兩立的民衆，有十餘萬自衛國士，殲滅敵人爲職責的軍隊，不斷地給敵人以打擊，使敵人不致再存觀望之心，冒險進犯！但其間最大的得力處，却在於浙西的軍民能夠不分彼此的通力合作！我們知道，軍隊是民衆的保衛者，但在另一方面來講，民衆又是軍隊的耳目，軍隊最廣大強固的團體，如果彼此各不相顧，或更不形成堡壘，取敵對的行動，發生強烈的磨擦，就使個個外禦其侮的力量，內部發生紛亂，造成敵入進攻的機會，使自已同歸於盡！若彼此磨擦相抵，通力合作，那就如龍得水，能夠發揮出偉大無比的力量，給敵人以無情的打擊，使之陷於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的絕境！浙西的黨政軍領導者，深切地了解到這一層，一致努力於軍民合作這一偉大的課題，秉承着「總戰一政治重於軍事，一民衆重於士兵」的指示，提出了一「政治進攻」，「經濟及封鎖」的口號，動員千百萬民衆參加抗戰建國工作，以血肉造成的長城，去抵抗敵人瘋狂的進攻！目前浙西軍民合作的收穫，使得敵寇漢奸的一切詭計陰謀都落了空，無數的農民積極破壞敵人的進攻，打擊漢奸的活動，密切地與軍隊合作，弄得敵人雖有飛機大炮，也不能用來制壓他們！此外，值得提出來告訴各位的，是軍民合作之下，浙西農民幫助軍隊作戰，參加攻守，踴躍從事戰

主國家，尤其是英法美蘇，他們由反蘇、反英運動擴大而反法、反美了，目的是硬要各國讓步，和他們妥協，退出東亞，並且承認他們建立「新秩序」。

另一方面，在少壯軍人的慫恿下，則硬要和德義締結軍事同盟。可見，另一派人則還未忘情於英日同盟之夢。而有更多的人，也深知和各國調整關係的重要，以及多樹敵人的危險。結果，他們只能在迷離恍惚中，各行其是，在接續游移中，互相推諉。好在有田外相是「自主外交」的專家，是「雙重外交」的老手，他的指導理論，是「雖同情獨裁國家，但不敵視民主國家」。可是這話，却不是對本人說的。他只是拿着這話，緩和民主國家的情感，維系獨裁國家的關係而已。

軍閥對民主國家所決定的政策，是個別擊破，他提到第一目標，便是英國，自進攻華南威脅香港起，以後的佔領海南島，以至封鎖天津租界止，都進一步緊似一步的壓迫英國的手段。英國雖是在遠東保有最大的權益，但總因歐洲多事，在遠東老是富有妥協性的，加之近年英國對德國的讓步，條件都看在日人眼裏，所以，他們學着德國，大行其敲詐的手段，等待英國的屈服，而東京談判，也便在這情形下開始了！英國在那時候，確是願意在無傷大局之原則下稍作讓步的，可是，斜刺裏跳出美國來，正在東京談判的緊要關頭，她宣佈了廢止美日商約。英國是「向尊重美國的態度的，尤其在遠東，更知道有採取併行政策的必要，所以美國此舉，

時勤務的活動情形。我們這一次對日作戰，單從軍事實力上來講，敵人是佔着絕對的優勢，而我們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但我們不是唯武器論者，在高舉起民族革命之旗的今天，民族革命的怒火燃燒着每一個人的靈魂，我們能夠拿我們中華民族的革命精神，去戰勝敵人的沒有靈魂的武器！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人多，這是我們先天的具備了可以戰勝敵人的條件！當前的緊急任務，就是在於我們如何的運用地大、物博、人多的優良條件，發揮出偉大的潛伏力，去殲滅敵人！在地大、物博、人多的優良條件之下，我們不特引敵深入，化敵人的後方為前方，我們能夠使敵人機械化的部隊，在我們的土地上失去了效能，我們能夠使敵人東西不能相顧，後援斷絕，陷於勢窮力竭的泥潭中！要達成這一任務，最緊要的工作，就是動員千萬萬的農民，齊來破壞道路，斷絕交通！浙西的農民，已經英勇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且更繼續不斷地去破壞敵人修築建造起來的道路！那橫貫江浙兩省，稱為東南交通大動脈的滬杭鐵路，京杭國道，以及在歷史上煩赫千餘年，被人歌頌為偉大工程的運河，在一個命令下去的時候，就被千萬萬的農民，風捲殘雲似地破壞掉，使敵人大寸步難移，不能藉藉而至，更不能控制我們廣大的農村！祇好踞促於城市的一隅，被我們四面八方的包圍着！農民們這一種偉大的功績，將在中華民族鬥爭史中，寫上最燦爛輝煌的一頁！其次，在運輸工作上，農民也起了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在這一戰對日抗戰的猛烈鬥爭中，軍隊中每一個士兵都需緊要地應付戰鬥，運輸工作，非農民不可，各地的農民，是生在當地，長在當地的，他們熟悉當地的風雨氣候，熟悉當地的道路，熟悉當地的一切情形，糧食、彈藥、軍火、貨物，都非農民不可！在浙西，對於運輸工作，農民在黨政軍領導之下，已自動地有了嚴密靈活的組織，踴躍地擔任各種運輸工作！對於糧食、彈藥等物產的搶運，對於經濟反對鐵工作的加強，農民運輸隊，都盡着最大的責任！浙西的農友們，除了擔任上面所講的種種重要的戰時勤務外，他們更擔任着諜報、領導、工程、救護、徵募供應、地方自衛！與軍隊配合起來，對敵人展開了無情的鬥爭！

在後方，一般人忽視農民的力量，農友們對於戰時勤務也異常冷淡，甚至於發生憎惡，在後方的農友，總覺得唯一的工作就是種植以自養，除耕種自養外，什麼工作都不關他們的事，軍隊、政府要他們擔任戰時勤務，去運輸軍火、糧食、軍用品、破壞道路、構築工程、服務兵役，他們就生反感，想出一種種方法來躲避。為什麼前方的農民能夠合作，後方的民衆不願幫助軍隊，担負起戰時勤務呢？這固然環境上有不同，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後方政治動員的工作做得不夠，領導的人不能以身作則，深入到大軍衆的內部去領導！在廣大農民羣衆，根本意識上還是與抗戰建國工作脫節的時候，要他們透澈地瞭解戰時勤務的重要，自動地來担負起戰時勤務，是絕對不可能的！各位都是來自各縣各鄉鎮的農民與農民代表，希望各位這次講習後回去，切切實實地推進政治動員工作，以身作則，深入廣大農民羣衆裏去領導廣大農民羣衆！中國的農民羣衆，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後裔，祇有他們堅強地站立起來，才能完成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我個人對農民懷着無限的希望，現在我首先把這個希望加在各位身上，希望各位將來個個都成爲農民中最敬愛的領導者！

予英國的妥協態度以極大刺激，一轉瞬間，使她回復了理智，不得不轉向強硬，而日人所屬望的東京談判，也在拖延不決中破裂了。至此，日本對民主國的敵詐政策完全崩潰，倒反而加深了民主國的敵視。

另一方面，在駐德大使大島浩相繼讓大使白鳥鐵夫的策動下，努力促成日德義軍事同盟的締結，但是內閣總怕因他而失去和民主國妥協的可能，總希望僅僅是一個敵詐的工具，所以堅持把對象縮小對蘇，可是此在德義却又不肯贊成，這樣的關係着，可急死了軍部的急進份子。他們不能等待了，竟自派遣了寺內壽一，和犬角學生親赴德義進行締約，但是，出乎意料的，他們行至半途，德義不健犯條約簽字的消息已震動了全世界，日本的報紙瘋狂的咆哮，大叫其「德國出賣了日本！」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簽字，平沼內閣即於廿八日提出辭呈，原因是一複雜而奇突的局勢，使已經決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予以放棄，內閣不能避免責任，所以提出辭職。其實這還是一派官話，內部的困難，實有甚於此者：最主要的是經濟困難愈形尖銳，而對華侵戰之無法結束，又不齒於眾口，早使平沼不能久安其位。只是爲着日本國內再找不出一個威望更高於平沼的人，足能繼其相位，所以拖延殘喘，一直到這個便其不得不走的事件發生之後。

利 誘

們拿袁世凱來說，他可說是民國以來的一個大漢奸，但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他還想辦法，使日本自動把最苛刻的第五條撤回，承認其餘的條件，現在

要問條件包含的地域，我可以答道：從黑龍江到海南島，要問條件包含的事務，我可以答道：下至廣東，上至雲南，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由日本持有或

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西北，這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皆由日本持有或控制。可是這種亡國滅種的「協定」，汪逆却比袁世凱更爽快，王克敏等也不

了。袁世凱不過是日本的走狗，鄭孝胥等不過是偽滿的奴隸，王克敏等也不過是日本的乾兒子，而汪逆則簡直是日本娼門的忠實妓女。我可以說：在中國全部歷史上的漢奸，要比汪逆的卑鄙，無恥，無人格到如此地步，無論如何是找不到的了。

記得汪逆曾在廬山談話會上，有聲有色，激昂慷慨的說着下面的話：「第一，我們必須知道：自古亡國，不是亡於外敵，而是亡於內奸。從前滿洲能以五百萬人亡我四萬萬人，其原因，不只是四萬萬人無訓練，尤其是四萬萬人中，有不少的人去做內奸，不是這樣，不會亡國。人有恆言：有可敗之軍隊，無可亡之國民，這是指國民不做內奸而言。德國戰敗之後，不惟不亡，而且復興，因為沒有德奸；阿比西尼亞戰敗之後，遂至亡國，因為有阿奸。所以我們抗戰而勝則已，不幸而不勝，則常可國亡而種隨以滅，不可遺留一個做內奸的種子。」

第二，我們必須知道：孟子有句話：敵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土地可以利用，做種種原料與工具，為繼續發展我們之用，所以我們抗戰而勝則已，不幸而不勝，則必遺留一個做內奸的種子。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土地，隨我們同為灰燼，先

用堅壁方法，使敵人無所得，繼續用清野方法，使敵人即得之，亦只是一片焦土，無足供給為繼續發展我們之用，那麼，敵人之窮兵黷武，終無結果。以上二者，一是人人抵抗而死，二是處處抵抗而成為灰燼，必如是，方纔夠得上說「儘現在所有的抵抗力，完全用盡」。以上是準備的真

義，也是抗戰的真義，合而言之，是救亡圖存的真義。這是一句真話，真漂亮，真動人，真動聽。但是我們看一看他的真面目，原來他自己就是一個內奸，一個大漢奸。我四萬萬人現在不願做亡國之民，不願做內奸，而他自已却做了內奸了。自古亡國，不是亡於外敵，而是亡於內奸，原來汪逆做內奸，就是要國家亡，民族滅，所以把比二十一條還更

兇毒苛刻的「協定」也簽署了。「言偽而善」，是汪逆的本色，此賊之野心病狂，也至矣極矣！而汪逆這行尸走肉，從「日汪密約」發表後，實際上也已宣告了它的死刑了。

汪逆在「日汪密約」告全國軍民書一及「日汪協定」告友邦人士書一上已經把汪逆發狂之毒辣，和深痛惡疾於汪逆的無恥卑鄙，一方面應嚴正的手

們揭發於敵國野心的毒辣，和深痛惡疾於汪逆的無恥卑鄙，一方面應嚴正的手

以揭發，一方面應嚴正的手

汪逆，而達到我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與生存。我相信，「日汪密約」不過是汪逆的美夢，這個美夢，立刻要告破滅。並且我國最後勝利因「日汪密約」而激發民衆愛國情緒越見接近。

廢去美日商約等等，使阿部會呈失措。蓋美國不但已成中國主權的保護人，抑且亦為日本經濟的生命線，何況美國更充滿着正義感與同情心呢？日本深知這危機的當前，知亟須調整美日關係的必要。所以阿部登台不久，便任美國問題專家野村吉三郎為外相，野村曾在美國住過多年，與野村名流有點私人關係，自然是最適宜于調整兩國關係的人物，同時，又調最主權的駐美使館參事須磨，復以日元脫離英鎊集團而轉與美金聯系，在華則用賠款和道欵的方式，施小惠而示好美國。一方面則挾蘇聯以自重。可是在美國，並不重視這些狡猾的手段，只重視真正的利害，日本一日不尊重美國在華利益，美即一日有加以經濟報復的可能，即使美日商約廢止之後，兩國暫能維持商務關係，但日本仍不能因此即可引以樂觀！內政方面，貿易省的設置問題，引起了嚴重的風潮，對外貿易本是外務省的事務，軍部為要獲得控制起見，才有將牠獨立設省之議，外務省經一再剝奪，根本已無事可辦了！無怪要引起全省官吏的反對，這種反對的展開，致使設省之議，還是一籌莫展。其實，日本為我們的抗戰所拖住，早沒有借歐戰機會來發展貿易的可能了！至於經濟方面，米糧的恐慌，物價的高漲，又復是阿部內閣的新危機。

日本第七十五次國會開幕後，反對阿部聲浪即掀開。阿部隨之倒台。繼任人是米內。觀米內一上台，即呼聲團結，也就可知日本政局並不因米內上台而能安定。

大凡一國的戰時內閣，總是堅強而一致的，即以政局最不穩定的法國而論，戰時內閣也能支持始終，但以觀日本，開戰未及三年，而內閣改組四次，局部改組亦三次，於以見日本政局的支離破碎不安了！這又為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因為軍閥勢力的膨脹，造成國內錯縱複雜的衝突與矛盾，元老重臣、政黨、官僚、財閥和軍閥自己內部，互相排擠，互相傾軋，以致戰略不限政略走，政略復不限政府走，如此顛倒矛盾，陸離光怪，實在古今中外所罕見的奇勢。而我們的抗戰，更使日本這種矛盾衝突的情勢表面化，深刻化，而日本這種情勢的開展，一個全國的總崩潰將有一天到來！

（完）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張西林

緒論

「經濟戰」的成爲近代戰爭的特質，已在中日戰爭第一次大戰及這次歐戰中得到正確的定論。

我們如果給中日戰爭作一次總的檢討，根據總的「持久」戰略分析，那麼經濟戰的重於一切，自不待言。但事實上，經濟戰我們勝利了沒有呢？

對這問題的答復，應該平心靜氣的根據事實，筆者願引用第三者的話來作這個問題的答復。

美國餐珍珠在亞細亞月刊上說：「目前存在中國的一件嚴重事實，是他二十年來所建設的重工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或爲日本所摧毀，或陷於日本控制之下。在另一方面，日本的對華貿易却又增加得可驚。每月有兩千個日本商人把工業家向中國出發，而在戰區中買賣的貨物，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日本的貨品。」

「單從軍事方面，中國偏難打败日本，游擊隊的活躍終不足以根本解

決日本的佔領問題。在戰區中，因爲重工業輕工業都被摧毀了，居民的無家可歸和飢寒難耐，早成爲普遍的事實，這一羣流離失所的人們爲了自己和兒女的溫飽，不得不投入日本所創設的工業之下去工作。」

要抵制敵人這種逐漸控制我國經濟生命的唯一武器，只有儘可能加速的建設新的工業中心，吸收廣大的「資力」，製造國貨，去供國人的消費。

「工合」運動的意義

工業合作運動，就是抵制敵人控制我國經濟的唯一武器。

我們很清楚，倘使中國能保持自己的原料與市場，敵人作戰的主要作用，即將完全失敗；所以當長江流域的城市一個一個被放棄時，政府用種種計劃，將遺留下的工業遷移到內地，遷到遙遠的長江上流的都市。但是敵人却到重慶、成都、昆明去濫施轟炸，全國各大都市，幾乎沒有不被轟炸。一般銀行家和專門人才因此得到一個結論：「新興工業，必須建設

成爲小的單位，而在財政上須採合作的方法。」

我國「工合」運動，在文字宣傳上雖努力三十多年，但正式組織切實開展，總從二十七年夏開始。發起這個運動的是一位名叫艾黎的英國朋友，他主張把中國沿海各省實業機構盡遷內地，將大單位化爲無數小單位，實施工業合作，建立前線，後方，大後方三道經濟防線，以加強經濟國防，建設新工業，救濟無數高難民和失業工人。

全國「工合」運動概況

全國二十八行省中，共有工合社一千二百所，會員三萬人以上，工合會下之合作社在十一萬所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屬於信用合作。

推進「工合」運動的管理機關，在政府直接指導下的有重慶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辦事處，總辦事處設重慶，技術顧問即艾黎。西北，西南，東南，川康，滇南五個區辦事處，和五十個辦事分處。收管民間借款及海外捐款之機關有香港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協會，主要任務在接收海外僑胞

的捐款及借款，和調整促進各地的工業。紐約，倫敦，香港，小呂宋，上海各地設立有宣傳機關。

經費的來源可分三方面，由行政院撥款五百萬元，銀行借款一百八十萬元，私人捐款五十六萬元，並且得到了友邦人士的資助，據總辦事處的報告，一位英國朋友曾以九十萬元的私蓄借給工合協會。

工業合作的辦法是：任何地區凡有七個以上的手工業工人，便可集合爲一個組織，每人的股份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關於原料的收購和製成品

的出售，都有一定規則，所得的利潤大家分派，每一個單位都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監督之下。

工作的種類分紡織，食品，化學，金屬，教育文化用品五類。其他像磚瓦，泥木，製鞋，製帽，無繩地用，小型發電機造紙等，總計全屬的工合社有百分之三十是紡織羊毛和棉，百分之二十是衣服製鞋，其餘百分之五十分爲三十多種工業，主要的爲

被俘者

馬 浪

照例又到了審訊的時候：從黑暗而幽僻的監禁所中，被拖了出來，站在一盞五支光帶燈下，剛纔受過憲軍們粗野的攪弄，精楚又沉沉地喘住了他的肩胛與四肢。燈光，五支燭的燈光，實力地把這一間審訊室照得雪亮，靠壁爐着那一盆炭火，軟軟的在牆脚沿，圍吼着：「烘，烘，……」

他縮起頭，筆挺的站着：一個個單開的臉盤，掩藏在積滿塵埃而落散了的頭髮之下，燈光激映出發膩的慘灰的白皮，整齊的綴以着一對微皺的眉毛，牙齒照舊的緊了，嘴唇，還是那樣不調和的翕動着。陪審員，隨着坐在上面套小鬍子的皇軍分隊長，和那一個穿倒緞馬褂的陪審員。

「喂！老兄！——穿馬褂的陪審員，先斜着眼珠，偷偷的睨了會子分隊長積滿油脂的臉孔，便對他微微的笑着說：「喂！——你就簽個字吧！何苦呢？這樣一次次的熬之苦痛；呢，老兄！……就便簽了，到底也損失不了你啦！況且，呵呵！……老兄！你在那邊也無非做了一個縣長嗎！你有了你的弟兄來，你就在這兒同樣的做一個縣長，仍是統領你的弟兄，豈不好麼？何苦呢！這樣一次次的……喂！老兄！我來知道你好說，你就簽個字吧！呢，你便簽了吧！——很輕便哪！……喂！你還有甚麼顧慮呢？喂，你簽了吧！……」

仰起的頭，沉了下來，嗽着陪審員的瘦尖的鼻樑；又輪過去隨着那泥漿上的一朵醜陋的血花。沒有開口，他硬把牙齒微微的鬆上鬆，立即又咬住了！一次次的，哼！十多次過去了，每次都有那麼陳腐的一篇臭話，也都有那麼惡毒的酷刑，壓在他的身上。威脅，利誘！可是，能打動他堅強的意志麼？皺皺了眉，敲緊着牙，忍受，忍耐，奮鬥着。痛苦，不能奪去他的意志，祇有相反的，磨鍊

待它堅強，有力！「簽吧！……囉囉的傢伙，喂！——」皇軍分隊長，抱着自己的拳頭，並排在那張檯子上，懶懶的不上勁；積滿油脂的臉上，滿着厭倦而不適意的憤慨。

「呵呵！——於是，陪審員也搭訕着牽強地怪笑了起來：「喂，是，簽吧，喂！——老兄，你就簽了吧！呵呵！……老兄！你，假如做大日本皇軍的順民，你就……呵呵！」

陪審員俯在桌上，在抄着甚麼；分隊長却定了眼，釘着他死灰的臉；五支支燭的燈光，白得發刺，將他的影子，倒映在地上，蓬鬆的頭髮混成了一團，像一叢草似的。炭火仍其吼着，襯托室中的靜默。

一張不見得大的紙張，和滿滿墨汁的筆，便由陪審員傳遞在他的手中。「簽吧！——分隊長把紙張，摸着那給小鬍子，眼睛直勾勾的瞪着那燈，呆着，似乎在出神，却又像心事。」

陪審員又偷偷的溜了分隊長一眼，也笑着說：「呵呵！……簽，簽！你就在那紙單上簽吧；簽了，便由我們派人去召集他們來；這不是很輕便麼？是不是？」

淘金，製革，造紙，印刷，以及提煉植物油作為燃料的替代品。在許多區域中，舊的工業方式早經淘汰，大部分的工人已發覺到此種老方法不足與近代的機器抗衡，但有些地方却仍沿用着原始工具。

西北西南的「工合一」運動，在武漢淪陷以後便快的發展了，許多鄉村都使用着電燈，報紙也出現在偏僻的地區。

二十八年九月，艾黎顧問在四川的西部設立了一個分辦事處，黃金與羊毛是這區域的兩大產品，四十萬條軍用毛氈，半數是此地織造的。西北區也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羊毛合作社，內部大半是女工。紡羊毛用的紡車，在四川西部的合作社織機工廠，每天能製造五十架之多，經過工合會的改良，形式略似美國早期用的紡車。四川全省共有五千架以上。

東南區工合分會，包括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廣東五省，設立了八十個以上的工業單位，最重要的是合作機器工廠和合作鑄造廠。以分佈在閩西的五百個木炭引擎機作為原動機，來開發四週的資源。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整個計劃，在完成三萬個工業合作社，並預定每個合作社直接或間接平均能容納一百五十個生產工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樣不但成爲一個廣大的救濟計劃，而且建立了抵制敵人的經濟堡壘。

尾 語

法國的軍事家說過，近代戰爭不僅要利用全國一切的工業，而且可以說戰爭本身便是一種工業。這在中日的經濟戰中，已獲得事實的證明。

戰前的荒山窮瘡，如今都變成經濟戰的據點。全國「工合一」運動的成功，增強了我們抗戰必勝的堅毅信念！

喘着：「喘強的傢伙！……」

木然的站着，手抖！執着那薄薄的一方紙，字，挺清晰！一個個的跳上他的眼臉，也一個個的鑽進他的心脾上：「X X 部弟兄均鑒：日前本人奉令與敵，不意受傷被捕，自意必無生理，孰知皇軍竟寬以待。……今希諸弟兄，即來此會晤，以慰渴望。……渭水河縣縣長……」所少者，便是他自己的簽名。大天那麼三四次的訊問，天天那麼三四次的酷打；都是需要他去簽下他自己的姓名，然而，他忍受，忍耐，奮鬥，把一切的困難都克服下去了！呵！紙單，在這次也已經是第四張了，以前，在堅強的意志下，軟弱的腕力中，把過去的三張紙單，都撕裂了！偉大的中華男兒，決不能爲成武所屈，利益所誘！

「說！你喘強的！……」

死白色的臉，沒有一絲生意的情態，蓬鬆着的頭髮，慢慢地輪轉來：炭盆上燒得緋紅，架着那兩柄烙鐵，火燒着烙鐵的幹子，熾熱着，透露出幾支噤人的火焰。沒有怕！堅強的毅力，熱烈的心火，已能容忍下一切的痛楚。任便甚麼酷刑，都給與了他恥辱，給與了他憤怒：烙鐵，已有十多次的接觸着他的肌膚，刺刀也都在他肩胛上，糊成了一個個的小洞；更還有無數的皮鞭，爆裂在他的背脊。痛楚是隱隱地沁在他的骨髓中，而是，也留下了一個個不可磨滅的痕跡！

「快！一分隊長的兩手支持着臉頰，只肯定地喝着一個字。喝着，又輪過頭去，對陪審員說：「喲！這傢伙，……喘強的！……又得給他受刑了。」

陪審員搔着肩胛乾笑：

「簽吧：哦——老兄，何苦呢，受這些零碎的痛苦，……呢！你就毛虎點吧！」

拾起頭，他隱隱發刺的燈光；更有力的嚼緊着牙，凝思。一會兒，手抖着，抖着……終於，把那一張紙單撕裂了，揉成一團，拋進炭盆去；炭盆的火焰便伸延起來。

「怎麼？——」分隊長先驚詫着：「你又……，混賬的！犯賤的！……」

「呢，呢！老兄！」陪審員也喃喃地喊了起來：「噯——你，老兄！何苦這樣哩！」

「馬鹿打！……」

皮鞭便一下一下的落在他的身上，爆起了一條條的傷痕；痛，火辣辣受

的痛，一直鑽進他的心脾，緊緊地抓住了他全身每一個神經末梢。

「打！奶奶的！鬼子，強盜，漢奸，走狗，……你們這一批人類的魔鬼！」

久久悶着的聲音，突然的激了開來！發發的宏壯、響亮！用着全身的力量，猛然的撲過去，揮舞着受傷而軟弱的臂膀，猛打出去。分隊長吃驚了，跳起來，嚷着：「甚麼！你，亡國奴，你！哼，喘強的，——反叛！」

並沒給他打着。

後面可又送來一刺刀，刺在他肩胛上，隨着刺刀又滲出了一些血，沒有覺着痛，只覺得肩胛猛力地發燒，眼睛眩着，全身身子也一晃一晃的顫動着；幾乎厥倒下去，然而，祇又咬咬牙，吐出了憤怒的目光，像炭火的焰舌，直射到分隊長的小鬍子上；便又用力的站住了。熱血奔騰着，壓倒下尖銳的痛楚，罵着：

「鬼子，媽的！……」

「呢，呢！你，老兄！何苦呢，這樣的……」陪審員苦笑着。

皮鞭仍一下一下的鞭策在他身，揚起了一陣清幽的響響——「噯，噯，噯！」

分隊長鎮靜下來，喘着氣。揚起臉，摸摸那撮小鬍子冷笑。捏着一個拳頭，沉沉的打在檯子上：「你，你，你，……喘強的傢伙！有你了，噯！你簽不簽？」

五十支燭光的燈，仍出力的飛溢在四週；照着那一條條揮舞着的影子。

「馬鹿！簽不簽，你混賬的！」粗大的拳頭，又用力的打着桌面；憤怒的露出了一絲酷笑，嚷着：「來，媽的，——給他瞎瞎！……噯！看他簽不簽！」

憲軍們跑過來，將他揪到在地上，一陣劇烈的痛楚，銳利地沾沾着他肌膚，飛出了一陣焦臭，蕩漾在這間審訊室中，陪審員打了一個抖擻，苦笑。沒有呻哪，也沒有呻吟、噪聲，有勁的皺眉，咬緊着牙齒，容忍！痛受！奮鬥！

全個身子，有力的搖撼着，滾動着，……便暈了去！

醒來，他已被摔睡在那間黑暗而醒醒的監禁房中；沒有一絲亮光，祇有難受的窒息，與污穢的臭，薰染着這一間促狹的房間，潮溼的蒸氣，從鋪

勝利

地的稻草窠中間，慢慢的抽騰上來，直鑽進每一個躺着的被俘者的肌肉中去，冷而黏滯。全個房間都沉默着，除掉守衛着的憲軍，在門外來往的蹣跚着，發出一陣沉重的，響亮而呆滯的皮鞋聲外，就祇有室內幾聲輕微的呻吟與咳嗽，加重這一間監禁所中的恐怖與淒涼。

痛！殘留在他的腿膊上；全個身子都消滅了壯健的筋力，軟癱在草窠上，輕輕地，顫抖着，從草窠上翻騰過身子來，下勁的伸出了手摸下去，溼膩膩的黏了一手；雖然沒聽見甚麼，可是，他肯定着這是血！祇有沉重的嘆了一口氣，他又靜寂下去，血，時！有甚麼可惜？這一間促狹的監禁所中的二三十個被俘的人們，無盡頭的受難的同胞，怕不是在同一的命運，同一的魔手操縱下，跌躄下，而更流出他們的血！核盡他們的血！然而呵！惟有這血來保護，才是真正出路啊！無盡頭的受難同胞，無盡頭的被俘的人們，漸漸醒悟起來，團結一致打倒這人類的魔鬼吧！

「老！……咳，咳！……我腰酸呵！」
 那面一個極低細的沙老的嗓子，從低低的促狹的房間，揚了起來。迷惘地打了他的心臟，跟着是一陣輕碎的翻騰聲，和着一個青年的嗓子：

「哦！……多，怎麼哪！……你，……」
 「哦！……哦！……哦！……」沙老的嗓子，帶着枯澀的嗚嗚。

門外煩囂的皮靴聲，便停了下來換了槍柄敲擊板門的聲音。而且還隨了一個粗野的罵聲：「甚麼？賤胚，討死的亡國奴，——馬鹿！」
 室內便又沉默下來，沙老的嗓子，帶了心忡的咳嗽着：「呃，呃，呃，……」

想着和他同一苦命，同一厄運的人們；精楚又偷偷地爬上了他的心。魔鬼的生活，已有好多天是過去，在好多天前受傷被俘之後，就有十多次的為了那苦命，厄運，而忍受下無盡的痛楚，然而，這無盡的痛楚，是他忠誠國家的代價；一個有熱血的男兒，一個偉大的皇帝子孫，誰能為了自己的生命，個人的私益；酷虐的毒刑！而出賣了祖國的前途。命運已判定他需要為祖國求光榮而死，還有甚麼猜疑，還有甚麼留戀。堅定的意志，無畏的毅力，決不會被烙鐵所燒燬；為皮鞭所屈服！

從砲彈爆開了戰爭的烽火的時候，早就把自己決定了：把熱血去滋養祖國的奮鬥，拿生命去培植祖國的鮮花，為國家，也為民族，就得犧牲一切的自私，最後的成功，最後的勝利，都需無限的堅決意志，無限的偉大的毅力，去衝破前面的困難，艱辛；才能建樹起來，怕甚麼？死，生，都需要清晰的估計過，衡量過；不能因困難而停頓，不能為艱辛而屈服。無數人的自由，無數人的幸福，都要靠無數人的性命，無數人的熱血，才能造成起來。自己是偉大的男兒，自己是一個縣城的首領，在這個時代的搖籃中，就需要自己勤懇地守住自己的崗位，把自己繼續得堅強起來，做一縣的標準，領導一縣的民衆，前進！向勝利的大道前進！

受了傷，被了痛楚，做了俘虜，不用呻吟，也不用叫號，更不用着在草窠上翻騰。祇牢牢的記住了自己所受的恥辱，所有的仇恨，來洗雪，來報復！來奮鬥！
 想着，他更下勁的敲住了牙，皺緊了眉，忍受着痛楚；靜靜的躺在草窠上。

沉默，窗外環繞着這一陣陣煩囂的皮靴聲。
 二三十個的被俘的人們，都在室內聆聽着輕細的呻吟，沙老的嗓子，在響；忽然：一陣破碎的皮靴聲，慢慢的從遠處一點點的走近過來；突破了靜蕩在四週的靜寂的空氣。

「嘶！……」那張門，被推了進來，發出笨重而乾燥的乾叫。
 「呵！……」老兄，……跑進來，就擠進了一陣陪審員的不爽意的笑聲。

一個憲軍拾進了二盞保險燈，室內立即跳起一片亮晶晶去室中的黑暗，刺眼，室內被俘的人們，都翻騰過身子來，睜開了疲倦的臉皮；驚詫地聽着。

「呵！……」老兄！陪審員還是那件穿著一件圓緞的馬褂，抱着一把水煙筒，站在他眼前的乾乾，從袋裏摸出了三張紙單，在草窠上；便對他說：「呃，老兄！我想你還是簽了吧！何苦哩？這樣，大次的受苦受痛……」

「嘿！……無力的目光，掃上那紙單，還是那麼幾個字：『X X X 弟兄均鑒：日前……於是，祇皺皺眉，咬緊牙，輕輕的哼着一個鼻音；便爽性的閉了眼睛，軟癱在草窠上。」

「老兄……」老兄發了！手裡簡單得很啊！何苦哩？老兄！……陪審員吹着一個紙煙，抽了一氣煙；嘔出一個煙圈，那珠溜上兩溜，向四週看了，會，從袋裏中摸索了一枝筆，拋，那張紙單上。

憲軍把保險燈放在地上，從細管中抽出了一根皮鞭，無聊地拍着板壁，激出一聲一響鬆脆而瑣屑的響聲。
 「嘿！……」老兄！……又噴了一個煙圈，對他笑：「呵！……你就簽了吧！……筆也放在你這兒，簽了，大家都完掉了；我準包你昇官發財……」

「呵！……你想這多好，昇官發財！……老兄，咳！老兄！我對你說，再過一會兒不簽，分隊長就要將你提出去……你想想，這多不上算哪！是不是，老兄，你最開通不過的，何苦呢！自己的命！……」

他，拿牙齒緊咬着嘴唇，靜靜的聽着；外捲着的夜風和那皮靴聲，烟霧仍一個個的從陪審員嘴裏出來，徐徐的從窗外吹着出去。

「喂，說麼？老兄！你……」陪審員斜着眼睛睨着他蓬鬆着的頭髮。沉默着，祇下勁地扭身子扭了兩扭，壓在他腳幹下的草窠便索索地抖動着，微微的揚起了一陣塵埃，飛蕩在四週。

